

海市集

丁諦著

世界書局印行

序

輯成這一本小小的集子，首先應該給我感謝的還是時代。不是牠，我不會有艱苦。我得不到鍛鍊，也不會有新鮮的生活。一切促成我寫作的條件都不存在，要求在一兩年內寫下許多文章是不可能的。

我歡喜寫文章。可是爲了生活太平淡，而且生性也懶，所以除初寫的一二年外，寫得並不多。在戰前的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合辦一個文藝會，并出版幾種刊物。自己是創辦人，推卸不開責任。受了朋友的催逼，我開始學寫散文，以外也代幾個刊物寫點小說。算起來數量不多。這一個時候的光陰可以說是比較舒服的。但是我想：也許因爲太舒服了吧，所以寫不出東西來，根本就不想寫什麼東西。

戰事發生，生活開始有一個大的轉變。我住在一個四面環水的城。在這裏一切生活都不同於我那個故鄉。整個說起來，牠是閉塞而灰黯的。狹窄的街道，伸得長大的屋簷，光綫黝黑的屋宇，誠然對於物質享受牠沒有給我以便利，然而隱藏在破敝蒼茫中的畫意詩情却不能說沒有。我散文中的風景的描繪，遼遠的想像，和對一切形事物作更深刻的分析都是得到這意境的幫助的。雖然在這一個時期中，六個月並沒有寫下一篇文章，然而在暗中，牠却給我儲蓄了不少材料，供我後來大量的寫作。尤其是散文。我的構思得到不少的影響。更有一部分散文，是到上海的第一年所寫的，連這一個小城的氣氛也都在無形中承襲。

所以我後來到上海，寫作的時候，閒暇的時候，總還是常常歡喜回想到過去。我住在容納六七百人

家的一幢屋子裏，寫字的地方，不用桌子，祇是憑在箱上；坐的椅子上還墊上一個枕；寫的時候，便禁不住自己幻想起來。不管是直接的追敘過去的生活，或是間接的有關過去的生活，我總像站在堆滿蘆葦的橋旁，黃弱的陽光照着炊烟嫋娜的茅屋，我俯瞰荒野和荒林，我爬上古老的城堞，我踏進斜陽小巷中，聽錫簫吹起……我喜歡呆呆的耽在沉思裏，完全忘記眼前的垃圾堆式的生活。這影響到我文章中的歡喜寫景，歡喜靜，歡喜掘發內心。

就在這樣的心境中，我漸漸安定下心來寫點短文了。大部分是散文，很少小說。和我過去情形剛剛是相反。要問原因也沒有什麼，祇是爲了散文篇幅較短，容易寫完。那時我不大愛寫散文，自然也不寫小說。小說的舊調重彈大約開始在去年夏間。寫小說比寫散文數量漸漸增多。一直到現在，我還用大部分的時間寫小說。

這是一本散文和小說的合集。散文和小說過去編在一起的也有，但不很多。我的意思只是將近年作品彙合起來，編成一本書倒也很有趣味。雖然文學部門，散文和小說并不相同，但是在作者的性情，思想和風趣上，這裏所包括的，大多還表示一致。這集子裏所收的七篇小說皆是新作。過去有幾篇合意小說，沒有收入，爲的是風格和形式差異得太遠了。牠們被選在另一個短篇集子裏。略微不同的是散文。近作中加入一篇舊作。是六年前發表在人間世上的焦山望月。風格自然有點和全部不同。然而留在這裏也有我的意思：我喜愛這一篇文章，我要留下這一幅有趣的，又不易尋覓的心影。

以外，新作品收集的時候，我總想使各篇內容能更諧和，形式能更統一。這在散文又比小說難辦。

因爲，在寫潮與舵手是一個傾向，寫故鄉的雨，江靈之獻的時候又是一個傾向，而到了寫真館，長江的子孫們，則又改變了新的形式。還有，內容上也有相當距離，如拾得的遺忘和運河上便是兩種不同的境界。

小說因爲篇數少，而且在選的時候又儘量把形式懸殊的摒棄，大體說來，比較統一；不過就技巧言，我還不能全部滿意。突圍三遷和懺都是一個新的試寫。三遷我發覺不能用新的形式控制內容。比較滿意的是懺。散文我的趨向也是一樣。歡喜明朗，跳動，段落不長，句法簡潔，有旋律，扼要；過去的，囉嗦，複雜底長句，紆迴筆法和重疊的意象都被我厭棄。一直到現在我仍舊抱定這一個見解寫作。雖然小說方面有時因爲題材限定內容，沒有被我完全控制外，散文却是一直守住那一個新的形式的。

爲了小說一半，另外一半散文的限制，有幾篇較長小說沒有能收入。這裏祇輯了七篇情節簡短的故事。當這些作品寫的時候，我確是存心每一篇都應該有一個着力點的。我想，只要表現成績不過「走樣」，讀者想不致一無所得吧。

關於書名，海市集的取名最重要的還是紀念作成文章的地方——上海。我是仿照的王士禛題他的詩集的辦法。因爲我雖然討厭上海，不是住上海，也許我還不會寫出這許多文章來。自然我更不會有海市集。當一個文章集子輯成，我畢竟還不得不引來借用一下。其次「海市蜃樓」，是表示一種「浮光掠影」的意思，雖然美麗，不夠真切。我的作品自然也和浮光掠影一樣。過去沒有豐富的生活，以後還須要好的學習。

三十年，九月六日。

散文

目次

散文

寄懷鄉人.....	(五)
風沙.....	(六)
潮與舵手.....	(一〇)
夏之緬想.....	(一二)
焦山望月.....	(一八)
拾得的遺忘.....	(二〇)
運河上.....	(二四)
江靈之獻.....	(二八)
調馬.....	(三二)
故鄉的雨.....	(三六)
秋城.....	(三九)

家山之戀·····	(四三)
橋·····	(四五)
伽藍·····	(四八)
水關·····	(五一)
記桃李園·····	(五三)
南徐夢憶·····	(五九)
春燈·····	(六七)
號角·····	(七〇)
芻狗·····	(七九)
佛狸祠下·····	(八二)
北望·····	(八四)
壕溝中·····	(八七)
記隱飛·····	(九二)
旗與城堞·····	(九六)
長江的子孫們·····	(一〇〇)

寫真館……………(一〇八)

小說

失去了陽光的孩子……………(一一五)

職業……………(一二四)

別莊的主人……………(一五五)

米……………(一六八)

三遷……………(一八一)

懺……………(一九八)

突圍……………(二〇九)

原书空白页

寄懷鄉人

我細想着有這麼一天。

離開了家多年的遊子，把一段悠長的歲月，消磨與艱苦，蓬斷的霜晨，黃塵的阡陌，曉月殘星，荒城野店，在馬上，在渡頭，在夢中，團圓的燈火，家人圍坐在爐邊，或是在豆棚瓜架，完結了一天的工作，那池塘，那村邊的古樹，小鎮的伽藍，愚夫愚婦的瑣聞軼事，家傳的灰老古屋，屋中一家可愛的氛圍，你都會惦記着。當多年的鄉思把一個人磨成抑鬱時，當你第一步提起腳跨上回家征途時，當你拋撇開鄉土，堅決了不撓的信心，斬死奮鬥着，你事業成功之後，你回到熟知的環境中去，也許你感傷，你流淚，但你不能自己的還是幸福的重逢。

你還記得，你遠征時，你把勇敢的手壓住鄉愁，掩盡了忸怩的兒女態，投向祖國的懷抱中，走上陌生的征途，在黃沙的高原上，在萬山的重疊中，在四季多陰的平隕，在滄江峽石間，佈滿了流亡的一羣。從遠方來，每人有一段遠方的回憶。那失去的遠方，使人惆悵回戀。隔絕了遠方，再捕捉那遠方。捕捉那烟，那夢，那舊國，那青山。

你忍苦，爲了捕捉，讓未來的歡笑換來艱苦的流離，讓鄉愁換來光榮的報捷。你忍耐；遙念，捕捉那遠方，從絕緣中構成幻想。每人都有他們的遠方，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江南人愛芳草，塞北人

愛牛羊，看窮巷的晚炊，有人想起蚊雷時的板屋，高山大澤中的猿啼，有人想起茅榭池塘間的蛙鼓。

不僅是你自己的，你的遠方，你思念塞北，你思念江南，你該知道，還有千千萬萬人的家山，朋友的家，祖先的家，歷代祖宗的陵墓，土地芬芳的氣息。離別自然是哀歌，但重逢却更幸福。

像夢，像童話，像更生，你把一段鄉愁的砂土搏成一粒，你縮地如費長房，從流居再歸成你的土著，聽到許多無辜者遭難的故事，完好的房屋變成灰燼，屠戮，勒逼，愚昧，詐欺，造成人世間未有的悲劇，也許不幸者就是你要好的親朋，也許房屋的燒燬就有你的一份，你不能不悼惜，你命運的空白，離別中的滄桑。但你畢竟是幸福了。隔絕了遠方，又捕捉來那遠方。離別可悲，但重逢却更可喜。

你的家在那兒？你塞北，你江南。爲了你有更大的事業，你開關地走遠了，在馬上，在渡頭，在夢中，你遙寄一段鄉愁，與大江，與歸雁，與白雲，與明月。

捕捉那遠方吧，舊國青山將爲你含笑。你江南的芳草，你塞北的牛羊。

風 沙

住在一個溫暖的花房似的小室內，不過強烈也不過陰森的陽光，貼的用羽毛般柔軟的手撫慰着，不經狂風，不經巨浪，永遠有一面幸福的網張開，保護着自己生活，永遠是這末無憂無慮而又極其平凡的生活，這樣的人我們能說他是幸福的，然而，不也是缺憾的？

生活得那末平凡，那末閑散，像漣漪也懶得波起輕綃的一層，是輕輕的一層漣漪呵，像睡漢初起時，初甚惺忪，以手擦眼，從疲倦的殘夢中墮入樹叢間蟬鳴的長思，一段太陽光影在醒來墮入林間的山背後。平凡的光陰逝去時是極其平凡的。這正如你看到一幅畫，在上面沒有一筆特徵，因此便很容易的忘記了。……不是沒有幸福。一個人的生活也許很愉快，沒有貧窮磨折，沒有惡劣心緒，每一個時間連繫着每一個時間，心是一條線，直的平的沒有一點波浪或曲折，睡在幸福的搖籃裏，嬰孩般的無知，平靜，更是嬰孩般的脆弱……。

偶然有一片浮光從脆弱的心頭掠過了。平凡的人生乃憧憬着偉大和驚險的場面。平原的居民，時常有一種平原的缺憾。在那些地面上，是宜於耕稼的。禾黍、油、瓜、實、壘壘，一望千頃的曠野，棋枰的町畦，點綴着竹籬，瓜棚，豆架，牛車，或是丘丘荒塚，蒼茫古道，平林，驛所，是適宜於詩人背負一個奚囊徘徊歌詠的，農人揮動他們填起的赭黑的膀臂揮洒汗粒的，再不然，便是一隊隊馱負貨物過往客商在越陌穿阡時樂於從這兒取道的，……顧於在平原上生長復在平原習居的人并不能減去一些幸福的微悵！迴崖沓嶂高可蔽日的叢山，懸掛着風吹時會丁丁作響和着攀援行人驚顫的千尋鐵索，對於山中的人是畏懼，而在平原的人則是悠然神往的。

平原的生活是太平凡了，平凡了，……生活的險巇會浮起在平凡的人生夢中，在懶惰得令人疲倦時，生活凝滯時，醇酒醒餘之時，纖細的靜止的人生會從心際浮起一幅闊大，雄壯的圖畫，而平原的人，從江南的水鄉便遠遠給塞北的風沙懷戀。

在深水之地，山和水一樣的柔媚。環繞着池塘的綠而且潤的樹木投射下厚密的陰影，沿着道路走不時可以看見堤岸，河港如蛛絲，村落鑲嵌在翠綠的氈毯上。而池塘便和綠氈混在一起，分不開來，塘中家禽甚多，鴨，魚，鸞鷺，仙鶴，……傍在塘邊的有雞，有豬。人家住近水濱，取水極便。鄰家一行，每須乘舟。水包圍着這些人，用一隻柔軟的羽毛的手撫慰着這些人，給他們生活，幸福，更給他們一顆嫩弱的靈魂。假使一個年輕的人，從他的父親，祖父，或更老的高曾手裏接受下一份水鄉產業，若干年來世代傳留的潛伏靈魂，善於撐船，划槳，畜養家禽，看慣穀紋的柔媚的湖，寶石的青綠的山，極少與外間紛擾的世界接觸，在豐足的生活下又極少與人競爭，過分滿足與暇逸的心情，這結果祇有削弱人類生活的力量。

這樣的人我們能說他是幸福的，然而也是缺憾的。

疲倦磨折着人，但我們又知道繼疲倦而來的是健康。當一個奔波旅途的人，腿漸沉重，腰漸痠楚，在一段夕陽籠罩着遠山近山灰黑的泥沙像從天上沈澱下這一個村莊的河底時，一個旅人的疲倦的甚至因路走多起泡的兩腳是換來不少的新奇了。宇宙間新奇的事物留在他沉甸的心中，沉甸的腳底，只要他高興時候，搓摩起那一顆顆新奇的記憶的珍珠，這晶瑩的光輝是會驅散那疲倦的黑暗的。三十里跋涉，今天留宿了。明天，四十里，……五十里……疲倦的次天人變得更有耐力耐過折磨。

你因山川高遠而畏懼那風沙嗎？……天氣酷寒，曠野無垠，往往一輛車一騎馬經過，盤繞着枯枝禿幹狂而有勁的風便撼動那枯瘠的大地，發出軋軋聲響，天崩地坍，人馬動搖，更不必說是陰谿窮谷，大

雪漫山，鼻凍指僵，肌膚坼裂。再說呵，風伴來的沙，平沙列萬幕，萬里到臨洮，黃雲滿天，黃塵滿地，人行其中，遇昏暗時，倍覺陰凄，極目遙遠，一切都甚朦朧，隱約，蒼茫，將原有形狀改變，到晚上落店時，揮揮衣裳，灰塵便條的堆滿一地，臉上也覺得蒼老憔悴萬分。給生涯磨折，給旅途磨折，此時最適宜被一個行旅人想起的是風沙之歎。即使不在多風沙的塞上，而人世的變幻，迫害和蒼茫，這彷彿成爲旅途的艱辛，使人有駱駝的悲哀。痛恨，畏懼，悲愁那使人憔悴，使人變老的風沙了。

住在那花房似的暖洋洋的室中，不愁風雨，但不幸那幸福的小室破毀時，那一羣平凡地生活着不會經歷過旅途險巇的人將如一兩個失羣的雛雁淒酸地發出叫喚母親的哀啼了。

那些，從幸福的果殼裂漿而後分綻開來的果實，現在是暴露在大道上，風吹在頭頂，沙撲在衣襟，失去幸福的憑藉，牠長成更挺壯而結實。離開自己的家鄉，扯開帆篷，展開輪軸，放開馬蹄，帶走了他們的雄心，懷戀故鄉的心，惜別的人，一羣青年，準備流浪生涯，將他們的足跡印遍陌生，新奇，會爲自己夢想過或是在寒夜爐邊聽一個給旅行磨倦了的老人娓娓地敘說過的遠方風土。

林莽叢生的深山大谷，遠大的一片蒼鬱罩住天空透下來的陽光，在棧道高峻，垂下一面絕陡的石壁，瘴烟混和着樹木，山嵐，和廣大原野間，不可名狀的蒸發着枯布焦藤的氣味中，黃塵廣漠，巨樹湍流，遼闊無邊的地，水，山，澗，古怪的花，木，草，樹，沒有多人家，沒有悠久的文化，在這裏石碑的銘文是一件奇罕，街肆的繁華祇是夢想，那突怒的石頭，作怪的山樹，澎湃的一瀉而下的江流……，上面一一印刻着古代的遼遠的統治者留下的字蹟：「自然的偉大！」你可以想像那一羣落荒的探險的從平

凡中去找尋偉大的人，他們的工作簡直將自己平凡之身獻與大地，那上面「自然」的偉大，「自然」的險巇！像原始的人追尋文化，是那麼勤而且艱，與毒蛇，與猛虎，與天，與人，坦然而赴，毫無畏色。幸福的家，花房似的暖洋洋的小室，至此興趣渙然，毫不值得一顧。站在高山上俯視土垠與小邱，你不再更詫異其平凡。你會說，是那末又小又矮的一堆土，從傲視中迸出輕嘲。

而人生不是顯得太辛苦麼？跋涉山川，餐風露月，經過荒村，經過殘壘，你說那會有定居的安閒？交通險阻，大山，巨谷……，一個流浪的人總會知道，那麼遠方的風沙，在這一時代，拓荒者，勇武的捍衛者，萬里徙家者……，我怎樣結束他們生涯的情調呢？……真的以駱駝自居，慨歎宇宙的淒清，反復到那一個溫暖的花室裏，柔軟的羽毛手下，給撫慰，給輕拂麼？

……定居在一個幸福的果殼裏，那是幸福，然而不是平凡的。磨練在人生旅途之中，風沙中，可以使

潮與舵手

比日間添起幾尺新漲，山顯得矮，江顯得寬，夜深時嘩浪裂帛聲響，漩渦更急，水也東西流，人立江岸上，對岸茫茫，一片黑影朦朧，這時你感得生涯的不着邊際了。

水上的生涯容易使人感到孤獨，而江海的行旅也決不如陸上之有連鎖。好像歐文這麼說過，潮水會

給水上的行程添一段距離的。心飄浮向遠方，而遠方又是那麼不着邊際。狂暴的浪打擊着石頭，停泊岸邊的小舟像搖籃顛簸。生涯的蕩動與絕緣，往往是一個懦夫的威脅。怕風，怕雨，怕波浪，怕潮汐，有許多舟子愛歌頌波平如鏡的清明，航行的幼稚病需要好天氣。只有飽經風險的老舵手纔願意和可怕的潮汐抗爭。

幸福是人的希望，誰也願意永遠享受一份清明。在人生的海上，永遠沒有風，沒有雨，沒有波浪，沒有潮汐。可是人生的路却又永遠是參差的：有清明，有潮汐；有平凡；也有奇險。冒險時是痛苦，事後便成歡欣。人生是海，像清明和潮汐，哀樂常相參差。假使不能把牢一柄舵，船便會遭遇慘劇。暴雨狂風，扁舟一葉，這說明多少滅頂人的命運。

陰霾萬方，漸漸移向近海處。山雨欲來，不能忘記潮汐的來臨。萬人如海，海多變幻，富想像和誇張。牠能吞沒生命，却也有勇敢和鎮靜能克服。別手慌腳忙，那祇是懦怯人的悲慘命運。

是一次亙古未有的巨大潮汐，每人就心自身會埋葬，給滔滔海水。只要想像一下，潮汐之前的驚駭，人撞着人，手指搔着頭髮，心懸掛在半空中，街頭交接着耳語，誰也不能免除恐怖。躲避潮汐的人却祇是製造一層皮革，用外殼包裹身體。只有真知的老舵手一聲不響，修繕好舵，視察一通船的週身，準備力量，應付未來的艱險。

我住過江城，目下也正僑居在一個濱海的都市；我知道潮汐。遲早有一日，牠會來，而且牠來時一定會吞沒許多弱者。躲避在皮袋中自然是優，慌張也徒有岔事。

氣壓低，空氣悶，潮汛帶來消息。海邊島上呢，誰見指揮的老舵手。給痛苦煎熬，給享樂麻醉，給利慾顛狂，織成的混合物是頹喪，脂粉和微倖。

該知道不久的潮汛了，這人海中的怒潮，轉來一封近訊：中元前後的颶風。想來不久有一次更大的潮汐，需要我們做好好的舵手。

夏之緬想

在都市中，你的鼻子會很幸運地嗅到許多不同的氣味。汽油的臭，新裝婦女的香，播散在雅潔的花店門口那些顏色鮮艷，可是又被我們看不慣的許多外國花朵的芬芳，還有那黃昏時浮來的賣臭豆腐干的難聞的臭味，在一條條擁擠的街道上的人氣和汗蒸，你走過一條香粉舖子聚攏的街，走過皮貨店集中的街，走過書店集中的街，你更能聞得着各種各樣的味。那味道不一定全不可愛，然而對於我實在是漠然得很。

我覺得空虛。有很多味，而實在又全然無味。牠們代表了各自的味，等於上古野蠻時代，一個部落用「圖騰」說明了一個部落的血統和種族。花香知道是花，脂粉香知道是從一個女子身上所發的香氣，等於看見一個「圖騰」，知道他是屬於那一個種族和那一個酋長，然而牠能象徵更遠的景物和情緒嗎？倘有一個深思的人用這更深沉的話問我，我將不能坦白地承認都市的貧乏了。